厚德錄

厚德錄卷第三

宋　李元綱

韓許國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捃摭官吏小過輒顔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鋼之於聖世持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贓罪鞫人其韓公之謂乎

蘇兵部耆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詰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曰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出張唐英嘉祐名臣傳

沈邈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爲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魏院因出借縣人買物杖之道死死者實以他疾而邈之子府屬所惡擠治之以治庠獨不肯且此何足以爲人也人以此稱庠長者

三四十四

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校限半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三四十五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吏有

不能守朝廷盡欲誅之公曰時議言武備盜賊務至而專責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令皆得不誅

四三十二

司馬待制池溫公父也知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擿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知虢州初轉運使既以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爲鈞嘗(償)私廚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藏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因遣(達)人私請曰幸憐赦之或謂池獨不能忍也池卒不校人以長厚稱之

四三十二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

諫連年出師國力日以殫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修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乞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杭而鄉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也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時吏有忘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咸平勑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欠官

物奏除者數百萬還奏稱旨

三四十七

馬少保以王均反爲西川轉運使賊平主將尚誅殺不已亮救全者千餘人明年召問蜀事會械送爲賊所詿誤者八十九人至京師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衆此特百之一二爾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之恐遠人危懼重貽朝廷憂帝從之

三四十八

馬少保爲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

凡除所逋三百餘萬提點福建刑獄始訊究獄全
活者數十人

三四十九

馮少保爲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
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析居

三五十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
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用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
民爭操舟栰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四三十四

李紘爲行館爲八州軍體量安撫時大饑遂發義倉
粟賑貧乏之糶州通判除龍圖閣待制眞宗數幸

龍圖閣命講周易冊試大臣能否而行賞無怨罷必盡稱道其長人以爲長者

三五十六

胡侍郎則提點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其囚而縱去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止籍爲羨餘及除廣西轉運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爲辨活者九人

四三十五

胡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坐嘗延蜀儒龍昌期爲州人講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用出俸錢爲償之

一三九

扈諫議稱爲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官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三五十二

方諫議愼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愼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長者

四三十六

胥内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悉以與族人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不發視而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三五十三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三五十四

范文正公爲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爲畿內及陜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

復何託是來停之前大纛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情感乎中梗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延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王待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媼訴其婦逆於養婦曰舅姑家既窮而婦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亦顧若夫耶叔家人衣衣媪又給以廪粟使歸養

三五十六 一八 一三十一

之皆感泣而去

劉吏部夔不治財産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收鄉里故人前死數日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

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劫爲鄉人共謀殺之坐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爲民去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邪乃批其案悉貸之

馬少保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賙足朝廷從其言

三十七

馬少保知廣州是時宜州陳進初平而發游兵從進反者法當配隸皆釋之不問又擒戶進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徙虔州錄孝行圖於市門以示民

三十八

張諫議師德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時建言有負官物而本非侵盜若傭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償請因上赦因而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一三十二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饑所至發公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

命高其價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衆

姚龍學仲孫爲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以坐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邪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眞盜者嗣宗喜曰辭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方諫議愼言知泉州會歲饑大發官廩以貸民又恤其鰥寡孤獨民皆愛之至有生子以方兒爲名者

一三十三 張齊學適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爲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飢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稼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一三十四 錢融監丞知梓州將會歲旱歉民多流移大發常平粟賑之而自劾釋不問

一十 張齊學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伏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覩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

其明通判盧州罷歸會秦州逋鹽課緡錢數十萬事
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於鳳翔詔擇奎因
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者不得已
令商人幹濟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
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宏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
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為御史時母
病乃齋戒刲股肉和藥進之遂愈

唐待制肅為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
宿者殺人亡去且視之血汙其衣為吏所執不能

刑遂自誣服蕭爲白其冤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具獄蕭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眞殺人者矣

一十二

陳龍學從易知虔州歲饑有持仗盜穀發囷倉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一三十五

王待制居易知漢州會歲大饑乃出俸錢率僚吏及郡豪得穀數萬斛賑饑民全活者以萬計安撫使韓琦薦之

一三十六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爲惠也反撓民不便因

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一十三

稽內翰穎父適嘗爲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
辟府待命適按劾之爲免其子死而父以抵法今
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今子明年穎生天聖
中進士及第

一三十七

張侍郎溥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
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尚待報耶乃發上供倉粟
賑之所活以萬計因上章待罪降勅獎諭

一十四

李諫議慜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鄆州民

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乃枉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吳龍學遵路知崇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振貧民自他流至者其全亦十八九丁母憂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賙其家

李給事允元通判寧州州卒謀亂事覺運逮者衆允元極意辨析止坐首惡數人誅之爲利州路轉運

一十五　三六十

使至所部會歲饑發官粟數萬碩賑民之得不流徙

趙樞容積爲益州路轉運使邛州蒲江縣捕刼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十數人楚掠強服又合其辭若無疑者積適出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王待制鼎廣於財父死以財物分諸子鼎悉推與季弟及任臨邛轉運使令攝成都新繁縣事又推職田所入不取後奉使契丹得絹千餘疋散之族人

四三七

一日謁事繼母孝撫育孤姪甚至自奉養尤儉約

陳節使堯咨權通判流內銓時舊制選人皆用制奏舉乃得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爲人知者堯咨特爲陳其功狀升擢之

一四十

陳郎中貫權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職田粟盡以賑民飢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之

二三六

楊發運日華知嘉州先是蜀旱饑而州民逋官租以鉅萬計逮捕繫械歷數年不能償日華至悉奏蠲

除之

二十九

石中允介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躬耕徂徠山下葬其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魯人號爲徂徠先生

一四十一

劉從事顔爲齊州任城縣主簿會歳饑發大姓所積粟以活數千人也

一四十二

李防槃允則知潭州會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報

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為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矣

趙觀察滋知雄州時契丹大饑舊米出塞下不得過三升滋曰彼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

桑崇班懌嘗過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弃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盡食其粟盡而止

孫觀察康權知滄州有刼盜獄成康疑之謂其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非吾事試召其隣里而周訪之皆

何本無

二三十

日此平居放不事令以為盜則非也既二日果得

真盜降詔獎諭

靳提舉宗說監滄州鹽山縣務日嘗攝縣事有繫囚

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

病且甚願得一别母而死宗說惻然釋囚縛令人

與俱至家既而更獲所殺人者

康團練德輿為大名府鈐轄提舉金隄至和中河決

小昊埽破東隄頓丘口居民之避水者趨隄上而

水至不得達德輿以巨艘五十順流以濟之免墊

游者數萬人李仲呂治資聖歸役兵數千人會兩潦道不通不能得食又以舟濟以食

二三十一

周諫議湛通判戎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爲禁巫俗之習爲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略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二三十二

陳運使希亮少時從鄉人宋輔學輔死母子貧困希亮以女妻其子而贍卹其母終身出兩朝諸臣傳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俱優養良女爲巳子者奪歸其父母

曾侍中公亮爲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濟州銀沙發民田中有强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此禁物也非不應死死下有司議卒比刼盜禁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强盜坐死自是無死者 出熙豐故事名臣傳

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

浮殍自鄰路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爾余爲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絶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

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

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

置之衽褥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

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鎭服浮躁尤不樂

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祕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

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成啓賀之詆前居

職罷去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

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

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將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舊聞韓宗武云後閲旦傳乃得此文

四三十九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敕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一四十六

富韓公弼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撫使

還除知鄆州復徙青州饑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室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公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疑嘗見其與一所

厚書云在青州偶能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今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出葉少蘊避暑錄話

二三十四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服為從官

二三十五

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冢每一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尸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為監司孫登仕者相繼出王定國聞見近錄

二三十六

王沂公曾執政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恤之以金帛自奉甚薄待客至厚薦於滋味無所偏

嘗爲人請命未嘗改觧事諸父諸母諸乳母盡其孝謹葬外氏十餘喪嫁姻族孤女數人凡四鎮所至悉興學校輟俸錢以助其費青州仍出家藏書篇卷甚廣以助習讀出王暐王沂公言行錄

仁宗時朝議在官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宿以謂養廉耻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嘉其言是以至今行之出李攸本朝事實

天聖中玉清昭應宮災太后因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曙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謂近臣曰比有貪墨之吏賊民自厚朕誠惡

之今後曾有贓私罪犯更不得許臣僚奏舉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更不得引見磨勘轉官時士人亦有材高而不能事上官者或上官以私忿而捃拾米鹽果菜細碎以為贓私者遂永不得進用衆以為冤右正言知制誥流內銓吳育奏欲乞應選人中曾犯贓私之類除情理重者無復在官其餘罪名雖同事體不一或以微物致累或以周防偶疏而所犯稍輕故得叙用候經兩任如別無私罪顯有材能並許奏舉今與磨勘

唐御史介上言陳宰臣文彦博之過貶授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彦博奏黜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用之尋通判潭州移知復州又召爲言事御史

孔寺丞牧早以文行見推鄉黨在汝州村居鄉民貸粟救衆聽其自取牧皆不取償民有盜伐所種竹木者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盜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歎曰晦夜涉水或有

陷溺即爲製橋盜者懸不復渡

二百四十一

仁宗時天下郡國有災異饑饉而鄰郡多閉糴右正言充秘閣校理吳及奏乞聖旨諸路或有災傷輒敢閉糴科違制之罪上從之初上晚年未有皇子而求嗣益切後宮所誕育者皆公主上言陛下左右內臣凡四千餘人是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嗣豈非此耶上感寤之

二百四十二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摘官吏小失以快己志御史裏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

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裁取問元案舉官司重行謫罰被奏之人移於鄰部以相回避仍令須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爲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涉掇拾者仰奏干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愛憎羅織官吏

仁宗時審官院及流內銓條制應京朝官選人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已上無子孫弟姪年二十已上侍養並令召保與家便差遣御史裏行陳洙奏應

上侍者須親到京方免遠注與授家便其中有親
在五路者以員多闕少皆授差遣還家動經年歲
夫人年過七十須臾無有侍側則傘然不安今使
其子孫去親千里不幸疾病甘旨弗供醫藥弗繼
則死者遺恨獨不累聖朝孝治之至邪臣欲乞京
朝官選人得替在外親年七十以上的無兼侍者
許召保仰逐處州軍疾速備錄申審官院流内銓
與注授家便路分合入差遣更不令親自到闕如
此則老者得遂其安孝者得盡其力自是親老而

二四十四

兼侍者皆外除之 出張唐英仁宗君臣政要錄

元達爲馬步軍頭領嬀州團練使會部送亡命自首
者引對軒陛左右或勸太宗殺之以戒效尤者達
奏此類在山林尚多不如赦之使有自新之路以
勸來者亦以成陛下好生之德太宗悅悉赦之

一十九

趙韓王普初爲滁州軍事判官太祖過滁上與語奇
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
訊之所活者十七八矣

二四十五

薛文惠公居正知朗州湖湘初平卒多亡命山澤監

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欲除之居正以討緩其事後擒賊帥汪端詰之僧果不與悉得全活　誅　又十九

二四十六

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爲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

二四十七

宋準所至皆有治聲慮多遜貶李穆坐同門生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爲言穆長者有檢操嘗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太宗悟遂復穆官

四四十一

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illegible]言請行軍法　公昌言

二四十八 二四十九 何右無

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爲上請
乃許朝謁

馬知節樞密知秦州州嘗質羌酋二十人屬殆逾二
紀知節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蕃落感其
惠記受代無敢有叛者

何承矩繼筠之子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西川
綱運皆調丁男或因之在道病亦令負擔承矩以
爲疲民橫役悉奏令還之矣

謝德權咸平中囟人劉燁僧澄雅訟報政與許州民

陰結西戎爲叛者詔温仲舒謝泌鞫問令德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泌奏追大臣下獄乃可其奏德權曰泌欲陷大臣耶若大臣無罪受辱則仁君何以御臣下臣何以事人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乃可之

趙忠獻公普令親吏關隴市木治第親吏因而私販三司使趙玭潛白太祖太祖召普與玭面質玭大言普販本太祖大怒追班將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得何罪溥奏趙玭誣罔大臣太祖意解

二九十一 四四十二

因令扶川兆貶爲汝州牙校

喬惟岳嶽陳洪進納土其子文顥爲泉州留守惟岳嶽爲通判會盜起仙遊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來攻城中兵三千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其城燔府庫而遁惟岳嶽抗議以爲朝廷寄委令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未幾改運使楊克讓以福州兵至賊圍遂解

高防初爲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紿云判官使

爲之從恩問防防自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
馬一騎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
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
歎益加禮重

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
渭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
以齎喪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
有僚卒女爲人婢道贖之將女以嫁士族也

厚德錄卷第三終

厚德錄卷之四

宋　李元綱編

四 四十三

劉中丞溫叟性端厚方正動必用禮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入以太過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嘗令其子市藥藥有天靈蓋問此何從而產對以人骨即（愴）然命致瘗於郊外矣

二 五十三

李玉嘗客於滄州呂充門下劉守光破滄州盡殺呂充家充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匄衣食以資之燕越間以能存呂氏之孤推以爲義士清泰中琦

爲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時玉已卒乃薦其子度於
知貢舉馬裔孫遂擢甲科

魏羽淳化中許王慕甍或有以宮府上聞者　太宗
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言曰漢戾太子竊
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
甚於是故被劾者皆獲輕典（出范蜀公本朝蒙求）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奏乞
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　哲
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

事｜哲宗曰獄與卿同乃不從出邵伯溫聞見錄

一三一

仁宗初涖政問輔臣曰四方奏獄求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為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一三二

魏仁浦丞相嘗為胥延徽譖幾遇禍總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獄者仁浦曰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為也人服其長者初事周世宗世宗卞急輕殺戮仁浦營救而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橫死者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鎭蒲津召寘幕府從征李守正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爲之爾世宗遂優卹其官

李文正公昉在相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與張洎盧多遜善譖張泌上嘗問多遜昉頗爲辨釋上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罷相張洎草詔潰攻其短長張泌時時造其第或問泌泌曰我

廷尉翁李公未嘗以私事見干今雖退居可見

二四

李游父迪為禁卒從諸美掌刑刀美皆殺戮迪常緩之怒釋多全活人皆以為有陰德游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

四四十五

張司空齊賢前後治獄全活甚衆在相位事有涉于請辭連李沆而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甚美

二五

王文穆公欽若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奏謁乾德至咸平之逋負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恵澤

一三十二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遂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

年曾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

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

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

張文節公知白初參知政事為宰相王欽若所排及

知南京欽若請分司南京衆謂必報之而知白待

之加厚其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愼重名器人服其

公

張文懿公仕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

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誅官陰附宗室者遂罷二

奏上前且言僉言動搖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謫諫官事亦寢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戎人多畜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陳文忠公堯叟嘗爲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爲植木道傍鑿井置亭舍至今爲利性儉素事親至孝母馮甚嚴堯

史未嘗忤其意

二九

陳文惠公堯佐在樞府日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悉逃去章獻太后怒事下樞密院詁連姻宰相呂夷簡欲因詁中傷夷簡者堯佐以為罪詁則姦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詁遂獲免

二十

劉丞相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叛太宗誘景洪附洪面僞許之夜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訓人曰我不從彭玕嘗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

二十一

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爲新室曰聰明堂沆母夢牛

相公來而生沆

賈文公昌朝爲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

議收其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

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

歸不死元孫得不死判大名府河決商湖中書議

歸之六塔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塞振

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甚衆

王化基爲御史中丞知樞密院柴禹錫僕受人金參

知政事陳恕諭令及尚錫黷不知日引囚詰便殿
上頗怒化基降殿令囚袒以見其箠掠且遍曰殿
豈有受此而隱情不言太宗益以為長者知杭
州書記張賀頗侮忽之太宗知而面詢化基第
薦其才語不及他居官俸多施及親舊

一四十七
韓忠憲公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
其惰容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萬石或五六倍
之以濟貧民億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賑之

六十三
李參政若谷在政府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

官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職吏先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贓則降黜之

二十三

程文簡公琳知永興元昊死諒祚尚幼以三二大將分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二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

二十四

吳節使元扆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林杪者既濟以舟檝又以粢

二十五

二十六

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扆所蒞民無墊溺

曹郡王彬敬慎和厚未嘗言人過失平蜀還｜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仁恕而戢下所至悅服時諸將多有子女金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故諸帥俱貶而彬獨進擢及征江南亦緩攻取數遣開諭亦冀其降雖以城陷猶約歸欵僞朝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居朝俸入給宗族無餘積

（提行）

王樞密博文天禧四年詔拔萃能

王先僞乾祐天書事連逮者衆唯治首惡脅從者請皆得減死論於邊軍民逃入番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綵之賞間有自歸而爲番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處斬博文遣諳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減誅死者甚衆詔加褒諭仍推行其法於諸邊郡

王忠簡公疇博文之子也至和初爲開封府判官宦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尸此安知非允良有姦

二十七 一四六八、 卷正 二十六

既而窮治果引鐩與叔家有怨情可疑反情理可憫有旨原勅戚 若令使其子孫蒙戚宜矣

張文孝公觀爲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鹽
而瀕海禁私煮觀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請
弛其禁歲免縣配者不可勝計

夏英公竦知襄州歲饑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
數萬人賜詔褒諭

田樞密況知成都府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
宜從事雖或小罪棄并其家內徙流離道路失所者
頗衆況察其非有甚惡釋之

包孝肅公拯爲御史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吏倍於前皆捃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爲罷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爲著令少爲劉筠所知筠無子爲奏其族子爲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戚密學綸篤於古學喜談名教父同文幼孤事祖母亦以孝聞從邑人楊懿受經懿隱居不仕而以女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爲葬其三世之

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
者五六十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賙人
急所與交皆當世之名士楊徽之因事至郴多所
酬唱及李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陳龍學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選宰相寇準素惡之遂
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為湖南轉運使或謂
曰可忘虞淩之命此邪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
者為愧

鄧防禦叟齊州歲饑出粟以濟之民多自隣境至者

鄉人前關以言語遊郡 出曾子固隆平錄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臥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

然不可但取可授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强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文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出洪景盧夷堅志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

合之事沙門島舊制有定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所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下著以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

見黄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焉親語余如此

張文懿能相由范文正公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曾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當不可以空言加罪上

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　上深然之

二十一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　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王文正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騃耶可劄與寇準知　上意亦解

二十二

李文和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

以紅箋書小詩以遺文和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上見宗由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無象乎上意遂釋

王和甫嘗薦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聞舒亶言爾子厚

四五十三

四五十四

曰豈之唾亦可食乎

晁文元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回護如免髮膚之傷以上出王定國近錄雜記續錄

公言李沆相東封日有狂士扣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媿於心乎但於馬上踧踖再三口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

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訝乎

四十五

公言居中公奏請天下獄有情可疑及情理可憫者皆取勅裁今為著令使其子孫昌盛宜矣公言一瞻視聽察之間有可以和難解紛者不得不為仰稱祖考下及子孫未必不由垂方便之力也其當書諸紳以上出儒獻簡公佳話

四十六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

一人丞相汲公是也以上出陳經已後敘
神文撤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
平日久守令或有弃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
富鄭公在樞密凡弃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參貢
大政爭以為不可令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
非如邊郡雖責城守｜神文睿德寬仁故弃城者
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六丈肯欲作
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
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服

蜀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卽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爲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爲婿家法當避仲寬罷

丈孚嘗令其邑開仲寬因被若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逆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脩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爲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爲連底凍其父處士名舜賓字輔之爲鄉里所說（悅）服歲饑出穀萬斛損價以濟之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窮自歸處士娩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

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完又隆冬苦寒獨舍緡仍目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紓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爲理寺少卿列侍郎有五子長曰獬中皇祐元年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

謝英以上出于彥輯歷史 辛酉十一月望校畢時客居申江孟嘉丈方北鄰頗有蕭索之感

前日從蔣氏密韻樓假得成化刊本半葉八行行十五字大黑口四周雙闌前有成化十六年序失其人名亦分四卷而次第不同序後有目分為五類曰取此芳本手勘一過誤謬悉據改正然刪有刻亦缺孫覿靳說謝德權不知何氏刻時失去乎抑意為刪節也

百川學海本次第与此稗海本同然則宋本原第如是第不知何氏分類之本何從出豈重加編訂乎抑宋時別本如是殊更攷之 辛酉十一月十五日校竣附記 阮升